

安全事故贯穿2024全年,企业运营接连遭遇危机——

深陷泥潭的波音如何破局?

梁凡

美国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公司在2024年的处境可谓“噩梦连连”。从2024年年初一架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波音737 MAX 9飞机在起飞后突然左侧应急舱门脱落,到2024年年末韩国、荷兰等国的三架波音737-800客机接连发生故障……深陷泥潭的波音如何破局?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9时左右,一架韩国济州航空波音737-800客机在该国南部全罗南道务安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和机场围栏等发生碰撞后起火。在这起惨烈的空难事故中,除两人获救外,机上其余179人全部遇难。

就在韩国务安机场空难发生的24小时内,还有两架波音737-800客机发生故障。先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在起飞后不久发生液压故障,不得不改道降落;后有韩国济州航空另一架波音737-800客机指因起落架出现异常,在起飞不久后折返降落。所幸这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对于韩国务安机场空难原因的调查仍在进行中。韩国国土交通部日前表示,将对韩国国内所有101架波音737-800客机进行特别检查,并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波音公司一道展开联合调查。

作为全球航空巨头波音公司旗下的主力机型,波音737-800客机广泛应用于全球民航领域,自1998年以来,波音已向客户交付了约5000架737-800飞机。而目前最新在陆续交付的波音737系列飞机则是737 MAX机型。

有媒体近日统计,在2024年全球发生事故的飞机中,超一半属于波音公司。据统计,2006年至2024年,波音737-800机型共发生了26起事故,加上此次韩国空难,有10起造成人员伤亡,累计遇难人数达1075人。

除了上述机型,波音737 MAX型客机也曾数次出现事故。今年年初,一架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的737 MAX 9飞机在起飞后左侧应急舱门突然脱落。而在2018年10月的印尼狮航空难和2019年3月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班空难中,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两起空难共造成346人遇难。

由于近年来安全事故频发,波音客机订单数量大幅下滑。截至2024年12月中旬,扣除取消和变更的订单后,波音净飞机订单为370架,如果再根据会计准则进行调整,波音今年1月至11月只收获191架飞机净订单。

而在飞机交付方面,数据显示,2024年前9个月,波音向客户交付了291架飞机,而其竞争对手空客则交付了497架飞机,波音的交付数量只有空客的一半多。

在市场竞争中的颓势,清晰呈现在波音的收入与股价上。波音公司此前披露的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该公司已亏损近80亿美元,其股价在2024年全年暴跌32%。自2019年年初以来,在一系列丑闻的接连冲击下,波音过去5年亏损总计超过250亿美元,股价在5年内下跌超过60%。

在糟糕的市场表现背后,是波音在2024年遭遇到的“一波接一波”大麻烦。

2024年7月,波音宣布与美国司法部就

2018年和2019年的两起737 MAX型客机致命空难“原则上”达成认罪协议并支付总额4.872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而除此之外,波音还面临多起诉讼:除航班乘客对波音提起的集体诉讼外,连波音股东也提起集体诉讼,称波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

2024年8月,波音迎来领导层“大换血”,航空业资深人士凯利-奥特伯格加入波音,接替戴夫-卡尔霍恩担任首席执行官。但奥特伯格与波音的“蜜月期”在当年9月即告结束,约3.3万名波音员工以涨薪等诉求为由开始罢工,罢工持续到2024年11月,严重拖慢了波音既定的生产计划,并将其股价击至137.07美元的谷底。

在罢工期间,波音于2024年10月宣布计划将波音公司的员工人数减少10%,全球裁员总计多达1.7万人,以此削减成本。奥特伯格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醒员工,对公司脱困的艰难性要有“清醒认识”,暗示波音后续或采取更多激烈措施以改善状况。

随着波音持续陷入经营困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考虑调整对该公司的评级。标准普尔表示正考虑将波音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穆迪也表示考虑采取类似举措。惠誉同样强调波音经营风险增加。业内人士分析称,如果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中有两家将波音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那么,其未偿还长期债务中的大部分将不再符合投资级指数的评级。这将使波音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被剥夺投资级评级并加入垃圾债指数的企业借款人。

有分析认为,波音的问题不仅源于技术

失误,更是管理理念、文化转型与监管失效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困局。

美国资深记者、作家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写道,波音在1997年收购竞争对手麦道后,迎合资本追求利润的取向取代了此前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以盈利为导向的转变,让波音对公司必要的管理和研发生产等都进行了压缩和简化。

彭博社评论称,波音公司扭亏为盈的计划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多重负面新闻暴露了波音公司及其供应链的质量控制漏洞,以及持续了25年的“腐蚀性文化”,即以减成本和赶进度的压力渗透到决策过程中。按美国民航监管机构联邦航空局方面的说法,波音公司要恢复,所需时间可能不止数月,而是数年。

在一定程度上,波音的困境也是当下美国制造业困境的缩影。

在此前数十年里,出于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考虑,美国许多制造业企业将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以波音为例,公司将大量零部件生产工作外包,仅承担最终组装工作,以最大限度保证公司的效益。但业内人士指出,波音过度依赖外包生产,忽视品质把控,造成产品竞争力下降。

除此之外,由于制造业萎缩,美国部分地区制造业技术发展熟练工人供应不匹配,技术工人数量严重不足,尤其缺乏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新冠疫情后,市场对新飞机需求激增,包括波音在内的飞机制造企业需要新雇大量员工,特别是高级产业工人以稳步提高产量,但这样的大批制造业成熟劳动者不可能突然齐备,这自然令整个企业的生产进度和产品品质深受影响。



英国曼彻斯特新年遭受洪水侵袭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年第一天,英国曼彻斯特因大雨遭受洪水侵袭,多处道路被淹。这是当地时间1月1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拍摄的洪水中的救援车辆。

新华社发(乔恩·休珀 摄)

马克龙:众多难题待解决

毕振山

“清醒和谦逊要求我们认识到,这个决定带来的不稳定多于平静。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2024年12月3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新年贺词,承认其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决定导致了更多混乱。在整个2024年,法国经历了4位总理,2025年财政预算案至今尚未通过。

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的新年贺词持续了11分钟。他在贺词中强调2024年将成为法国的骄傲和希望之年,其代表性事件是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成功举办以及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

针对2024年的政治僵局,马克龙虽然承认解散国民议会“给议会带来的分歧多于给法国人带来的解决方案”,但他仍然辩称,这一决定是为了让法国国民“重新拥有发言权”,且称现在的国民议会代表了“国家的多样性”,是“完全合法的”。

展望2025年,马克龙表示这一年必须是“行动的一年”。他呼吁法国各政治力量“集体复苏”,以实现“稳定”和“正确的妥协”。他承诺法国将继续具有吸引力,同时呼吁欧洲在多个方面实现“觉醒”。马克龙说,欧洲的安全和防务不能再由别国代理,欧洲也要敢于“对他人制定的、只有我们仍然遵守的贸易规则说不”。

与马克龙不同,有法国媒体认为2024年是法国的“糟糕之年”。实际上,马克龙在过去一年确实遭遇重大挑战。

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马克龙领导的执政党表现不佳,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所获支持率最高。在此情况下,马克龙选择“政治豪赌”,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以期重新掌控国民议会多数。然而事与愿违,最终选举结果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左翼政党联盟、中间派联盟和极右翼联盟所获席位相差不大。

在此情况下,马克龙任命的总理巴尼耶由于未能满足国民联盟的要求,最终被弹劾下台,91天的任期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短的总理任期。此后,马克龙又选择其中间派的盟友贝鲁为新任总理。但在推出2025年预算案这一问题上,贝鲁仍然面临左翼和极右翼政党的压力。

马克龙在新年贺词中说,2025年希望法国国民“就一些关键性问题做出决断,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将发挥作用”。有媒体解读称,马克龙的话意味着他可能会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来打破国民议会的僵局,以推动改革。

有分析人士认为,左翼政党对马克龙主动担责的做法不以为然。“不屈的法兰西”党领导人梅朗雄直言“问题的根源在于马克龙本人”。这预示着左翼政党可能会继续与贝鲁政府唱反调。不过,国民联盟将视贝鲁政府的举措而决定其态度,这意味着执政党和国民联盟仍然有望达成协议。

除了内部的政治僵局,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挑战也不少。

马克龙希望欧盟能够在多个领域提升竞争力,然而现实是政治不稳拖累了外界对法国的经济预期,德国经济可能连续衰退,整个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可能会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的“阴影”,也令欧洲忧心忡忡。在事关欧洲安全的俄乌冲突问题上,欧盟内部也存在分歧。

另外,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发表新年致辞时,都提到了法国撤军的事。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说法国应该于2025年1月起从该国撤军。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则表示“自2025年起终结在塞内加尔的所有外国军事存在”。乍得总统代比也在新年贺词中说,法国军队将在2025年1月31日全部撤出乍得。

事实上,近年来法国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连续撤军,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下滑。有德国媒体分析称,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影响力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留下的“遗产”,而马克龙正在“挥霍这些遗产”。如何与“觉醒”的非洲更平等的相处,恐怕是马克龙需要长远思考的问题。



冬泳迎新年

新年伊始,世界多地举办冬泳活动,迎接2025年的到来。图为当地时间1月1日,在克罗地亚奥帕蒂亚,人们参加冬泳活动。

新华社发(Pixsell图片社/戈兰·科瓦契奇 摄)

一周数读

3500万人次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1月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旅游业情况:去年有超过3500万人次的外国游客抵达泰国,在该国的消费超过1.6万亿泰铢(约34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游客最多,达670万人次。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之一。2024年,泰国政府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涵盖签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活动等多个方面。

10亿吨

欧盟日前发布了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和欧洲环境署合作完成的《2024年度欧洲土壤状况报告》。报告指出,欧盟正面临土壤退化难题,每年土壤流失总量预计达10亿吨。报告呼吁欧盟国家增加对土壤研究的投入,提高全社会参与度以共同治理土壤退化。欧洲环境署网站显示,土壤退化每年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500亿欧元。

0.9%

美国普查局近日发布新闻公告说,2024年全球人口增长近0.9%,比2023年有所减缓。该机构预计,2025年1月,全球平均每秒出生超过4人、死亡两人。前不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报告。报告预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达到约103亿的峰值,随后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在21世纪结束前回落至102亿人。(黄养菲 前)



中方专家在瓦努阿图开展震后灾害评估工作

应瓦努阿图政府请求,中国地震局派出4名工程专家于近日抵达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展重灾区建筑物结构科考、安全评估及次生灾害调查等工作。图为当地时间1月1日,在瓦努阿图维拉港,中国地震局专家组成员在一处房屋内查看受损情况。

新华社记者 龙雷 摄

欧俄能源脱钩的理想与现实差距

阅读提示

欧洲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尽管当前欧洲通过多项制裁措施试图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但实际上仍难以摆脱对俄罗斯廉价能源的依赖。尤其近期,俄乌天然气过境协议终止还在中东欧国家引发激烈反应。欧洲能源自主未来还将面临多重挑战。



贺之杲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是产业革新的“基础”。然而,欧洲正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它一方面希望切断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同时,欧洲内部也存在差异,一部分国家希望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而另一部分国家则希望同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整体来看,欧俄能源关系处于“半脱钩”状态,但欧洲难以真正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欧俄之间剪不断的能源关系

长期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尤其是俄罗斯廉价的天然气和石油保证了欧洲经济的平稳发展。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高涨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加剧了欧洲经济滞胀甚至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欧洲仍希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为实现同俄罗斯的能源“脱钩”,欧洲推出多项举措。截至2024年12月,欧盟已通过15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关于能源领域的措施涉及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禁运或限价、对俄能源航运实施限制令、制裁相关企业和人员等。近期,欧盟还对俄罗斯“影子舰队”进

行制裁,称这些船只帮助俄罗斯规避石油价格上限等制裁措施。

但是,能源关系是难以短期内切断的,更难以彻底脱钩。即便在冷战期间,欧洲国家也与前苏联保持着互惠互利的能源合作关系,德鲁日巴管道将双方锁定在长期的合作框架之中。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上花费了超过2000亿欧元。欧洲政客杂志称,“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已失去效力”。

根据布鲁盖尔研究所(Brugel)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欧盟每月从俄罗斯进口的化石燃料约为10亿美元。2023年,俄罗斯占欧盟天然气总进口的15%,位列第三,低于挪威的30%和美国的19%,高于北非地区的14%。大宗商品平台Kpler称,到2024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预计将比2023年增加约10%。这反映出欧洲难以摆脱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窘境,尤其是通过管道和液化方式运输的能源。

输气协议终止引发担忧

当地时间1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

克兰输往欧洲的协议终止,各方力量的博弈愈发激烈。

2024年12月1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宣布,乌克兰将不再与俄罗斯续签天然气过境协议。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证实合同终止。在西方媒体看来,这标志着“欧洲俄罗斯天然气时代终结”,以及“通过乌克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50年历史的结束”。

该协议的终止引发了人们对于欧洲内陆的中东欧国家天然气供应的担忧,因为这些国家无法通过海运进口液化天然气。尽管欧盟官方称,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足够灵活,可以通过替代路线向中东欧提供非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仍然依赖通过乌克兰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这也是这些国家渴望继续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原因。

在这之中,斯洛伐克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态度,威胁对乌克兰采取反制措施。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会在2025年1月1日之后停止向乌克兰提供紧急电力。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反对对俄罗斯能源的任何额外政策,尤其是针对民用核能部门的制裁。2022年5月,匈牙利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达成协议,推进波什

克核电站的二期项目,确保未来十年的匈牙利和俄罗斯核电项目合作。

欧洲能源自主的挑战

随着波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是否会推动欧盟进一步对俄罗斯能源施加强有力的制裁,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比利时能源部长廷娜·范德斯特拉滕表示,欧盟需要重新关注“透明度”,即了解能源的真正来源,从而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然而,当同俄罗斯能源脱钩后,严重依赖能源的欧洲面临更大的能源安全风险,这不得不促使欧盟更加依赖其他行为体,如美国的能源供给。面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4年11月8日提出,“欧盟可能考虑用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的供应,以避免美欧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欧洲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促使制造业加速流向美国。

2024年10月,欧尔班称,“欧盟经济增长放缓和能源价格高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盟放弃使用俄罗斯的化石燃料”。因此,欧洲能源自主并不能仅仅基于同俄罗斯能源“脱钩”的线性思维,还要考虑能源安全的多维性、欧洲绿色转型动力、欧洲普通民众福祉以及欧洲各国的优先事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管窥天下